

阪谷
素評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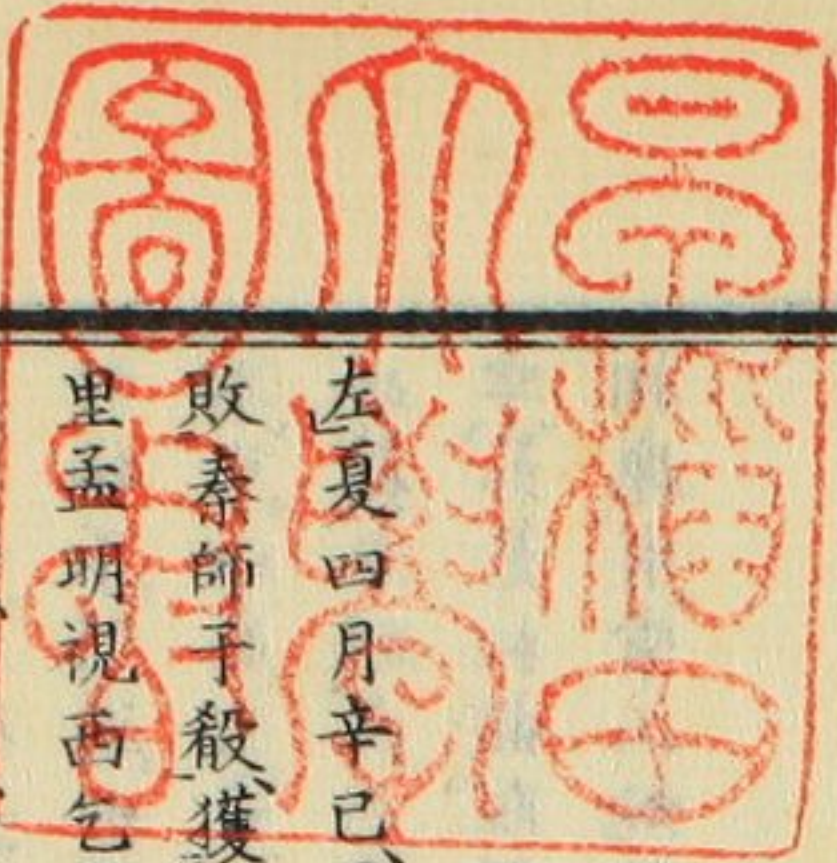
評註東萊博議

卷五

和12
506
a



和
門
號
卷



左夏四月辛巳晉
敗秦師于穀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文嬴
請三帥許之先軫
朝問秦囚公曰夫
人請之吾舍之矣
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
而免諸國墮軍實
而長寇讐以無日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五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先軫死狄師

僖公三十三年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狠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曷為其難持也？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焦然，不能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

明治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入限信
氏寄贈

矣不顧而唾狄伐
晉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而無討敢
不自討乎免胄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
其元面如生
孫月峯曰起一段
寫人情歷歷如見
乃知不深通世故
不可以為文章
此篇主眼在一持
字節節相顧段段
相應有常山蛇勢

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
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放乎
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同苟操舟者無以持之固有因
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
之所以弱者亦風也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烏
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未嘗不
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軫以晉襄公之縱秦
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
胄而死於狄師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
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
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五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先軫死狄師 僖公三十三年

左夏四月辛巳晉
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文嬴
請三帥許之先軫
朝問秦囚公曰夫
人請之吾舍之矣
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
而免諸國墮軍實
而長寇讐以無日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狠
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
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是悔
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曷為其難持
也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焦然不能一
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
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

矣不顧而唾狄伐
晉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而無討敢
不自討乎免曹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
其元面如生
孫月峯曰起一段
寫人情歷歷如見
乃知不深通世故
不可以為文章
此篇主眼在一持
字節節相顧段段
相應有常山蛇勢

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
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放乎
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回苟操舟者無以持之固有因
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
之所以弱者亦風也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鳥
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未嘗不
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軫以晉襄公之縱秦
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
胄而死於狄師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
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
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

彭家屏曰人有不
得于心赴湯蹈火
而不自知者此類
是也

人無情非人而情
緒多端所謂可發
於情而止乎禮義
者豈唯在七情未
發之前發而至悔
亦然呂公反覆示
人以持字其意深
切可味

之重而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辱國沒有餘責殆
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所犯者晉君也所死者
狄師也前日犯君者謂之悖今日死狄者謂之狂聞
以義掩利矣聞以善掩惡矣曰悖曰狂其過惟均豈
聞有為狂而能掩悖者乎先軫未能改前日之過而
適所以生今日之過也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
生過其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
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
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
治心者為能持之如使人之有過者不自厭自愧自
怨自咎則終於此而已矣厭愧怨咎正吾入德之門

自前喻風力轉化更發一妙義

乘則放放則悔又生悔何得有真樂持工夫其在不乘乎
鑿爾有餘響慣手結法每出每奇

左狄伐晉卻缺獲白狄子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

然毫釐之差復陷於過果可以持之乎曰負擔而趨家者不勝其勞弛擔而至家者不勝其逸負擔之勞乃所以為弛擔之逸也悔過之初厭愧怨咎改過之後舒泰恬愉先軫悔過而至於殺其身意者徒知悔而未知改乎使果能持其悔亟改而歸之善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真樂必不肯輕殺其身也既歸家則忘其勞既改過則忘其悔豈有既歸而猶勞既改而猶悔者乎是則其過當改也悔亦當改也

白季舉卻缺

僖公三十三年

人之觀隨所遇而變過朝廷則觀政過障戍則觀備過營壘則觀兵過廛市則觀貨所觀未嘗不隨所遇

婁盭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禹云云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也惟因所遇而觀故將求士者必之庠焉序焉校焉塾焉捨庠序校塾而適野則所見畎畝而已矣稼穡而已矣農夫而已矣於此而求士是猶求魚於山求獸於海果何從而得之哉彼白季出使而得冀缺於耕盭之間其亦異於人之觀矣白季文公之近臣也居則華屋出則雕軒方其奉君命而使佩玉長裾光麗溢目麾幢旌節貴震一時使他人居之則意必滿氣必揚下視農夫霑體塗足之勞將顰蹙嘔噦而不肯觀矣况東阡西陌不知其幾畝也前耘後耕不知其幾人也婦盭子餉不知其幾家也焚芻闐闐往來如織何以辨其孰肅孰慢孰莊孰肆孰敬孰怠耶白

吾不知白季一句，應前段彼白季云云，而喚起下段前段，起首說觀方，以通出彼白季句，此段故用濃縟筆，形容白季貴富田野曠漠之狀，以通出吾不知句，兩段筆彩殊別，而筆路則同行文，最在通出巧拙之間，宜注眼於此等。

季於道路駐足之頃，驟拔冀缺於千鎊萬筮之間，舉之於君列之於卿大夫之間，迄為名臣，不負所舉，吾不知白季且何術以觀之也。蓋嘗聞之，昔之在公卿之位者，未嘗不以求士為首務，且之所思者，士也。暮之所思者，士也。在朝退朝，出疆入疆，未嘗須臾忘士。思之既深，故雖田野之間，莽蒼之外，寸長片善，求有不投，吾之意而動，吾之目者，吾非數數然求見之也。吾心在於求士，則士自見於吾心也。鑑以照物為職，吾明既徹，則物自入其照。公卿以求士為職，吾誠既立，則士自入其求。如使本無求士之誠，則雖左顧右盼，見一人而問之，又見一人而質之，體煩目眩，精耗

假秦對說明心觀之義，玲瓏透徹。

語帶戲妙，唯以其形則天子輦上所見，不勝缺容之多。作論主意，反在末段，無限感慨。古雖君主專制，而

神竭而所，謂真賢實能者，未必不失之交臂之間矣。觀茅容之避雨，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者，非秦之觀異於眾人，秦求士之心異於眾人也。過冀缺之耕饁，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白季獨知之者，非季之見異於眾人，季求士之心異於眾人也。苟所觀者，以目而不以心，則見避雨而偶不箕踞者，遽謂之茅容，見耕饁而偶不嫚侮者，遽謂之冀缺，可耶。吾嘗攷白季冀缺之事，而知古今風俗之變，有大不同者焉。古者公卿有不遇之歎，而布衣無不遇之歎。後世布衣有不遇之歎，而公卿無不遇之歎。古者公卿以求士為己責，故常以不遇賢者為憂。至於布衣外

政網不容，故處士
自占自由，後世則
唯抑廢，所以異風
習。
後世公卿以塞賢
路為務，應之緩者，
尚其可者也。

左晉陽處父侵蔡，
楚子上救之，與晉
師夾泚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
吾聞之，文不犯順，
武不違敵，子若欲
戰，則吾退舍，子濟
而陳，遲速唯命，不

無責，內無憂，囂囂然何往而不遇哉？故白季惟恐不
遇冀缺，而冀缺不恐不遇白季也。後世之公卿，以得
位為遇，後世之布衣，以無位為不遇，下求之愈急，上
應之愈緩，而風俗日以薄矣。非自拔於污俗之中，殆
未足與論遇不遇之真在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水而

軍，僖公三十三年

國毀當辨，身毀當容，國辱當爭，身辱當受，是固不可
格，以一律也。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
之兵，能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
何其多變也。晉劉琨句繞指之柔，忽變而為擊柱之剛，緩帶之

然紆我老師費財
亦無益也，乃駕以
待子上欲涉，大孫
伯曰：不可，晉人無
信，半涉而薄我，悔
敗何及，不如紆之，
乃退舍，陽子宣言
曰：楚師遁矣，遂歸。
楚師亦歸，大子商
臣譖子上曰：受晉
賂而辟之，楚之耻
也，罪莫大焉，王殺
子上。
案東晉謝玄使符
堅師却敗之處，父
欲退，玄欲進，而其

和忽變而為奮，髯之怒，迭弛迭張，迭弱迭強，闔闢推
移，不主故常，是非聖人樂於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
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
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
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
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楚子上為陽處父所薄而退
舍，加以遁逃之謫，為子上者，盍思是謫，其身之謫乎？
其國之謫乎？使所謫止於子上之身，則不與之校者，
盛德也。閔量也。大度也。今遁逃之謫，不專及其身，而
且及其師，不專及其師，而且及其國，為子上者，安可
嘿嘿受謫，遽帥師而歸乎？楚與晉爭，衡久矣，一旦為

能動敵則同是在
兵機不在一水之
上鈔錄在傳偶及
之

辭令則妙逼左氏
抑兵機果何如余
未知此計之行否
且商臣之暴惡欲
譖之豈憂無辭莫
須有三字能殺岳

陽處父無故而逃遁之名子上曾不出一語與
之競天下必以為楚師之真遁皆將雄晉而雌楚吾
不知而今而後幾戰幾勝而後可洗此恥耶然則為
子上者將奈何曰夾泝之師兩軍相望先濟不可也
先退亦不可也先濟則晉將乘之逞邀擊之計先退
則晉將藉之為班師之名子上盍當退舍之際遣一
介之使以告晉師曰大國有命敝邑不敢違是以在
此為大國退既成列矣使人敢請濟期彼陽處父無
辭以對然後卷甲束馬而趨之雖使不及晉師然遁
逃之名將在晉而不在楚矣處父何自駕其謗商臣
何自入其譖哉大抵君子勇於公而怯於私在家庭

公况子上乎

能如此固莫難為
然豈可以責子上
輩者

不得已以下至叢
矣十八字不能解
竊以為作不得已
而與之校與之校
則天下無敵矣十
六字其意始明雖
曆安書正之大方

在鄉黨在田野含垢忍恥見侮不辱恂恂愉愉人百
欺之而不以為忤在廟堂在軍旅在官府燭奸摘隱
洞見肺肝凜凜列列雖人一欺之亦未嘗容其所以
不移朝廷軍旅官府之勇而變家庭鄉黨田野之法
非嫌於私已也一己之尊萬物無對其所以不與人
校者非不敢校也不見有可校者也舉挺擊空適以
自勞舉刀斷水適以自困彼之來毀譽者適所以自
損耳吾從容無為而置彼於不足校之地勇不既大
矣乎至於國家之事則存亡安危繫焉不得已而出
力與之校校而以力則其威褻矣是知怯於私者眾
人以為怯而君子則以為勇之大也

下河揭大要已明故不贅舉

揚用脩曰落筆何等矜貴東萊胸次曠然可想

孫執升曰孔門相術自有傳書其流遠矣荀卿不得其傳排之適以助之篇中擡出孔子一步不敢推倒荀卿何況卑冗相術至於似譏似諛如以名理為遊戲論小

周叔服相公孫教二子

文公元年○越椒生而子文

知其滅若教氏

宣公四年伯石生而叔向之母

知其喪羊舌氏

昭公十八年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非其敵而訟焉則大者喪其為大矣公卿之於卑隸也巨室之於窶民也儒者之於卜祝也邈乎其勢之不相敵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卑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窶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為笑適以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則迹於巫醫優伶之門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

術合以滑稽為治法

此篇亦假題論相術其駁荀卿則所以戒世之拘拘論瑣節者特其假得

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忽降尊貶重譎譎然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書一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互相告語以謂我何人也卜祝也彼何人也儒者也我何足以致彼之爭彼亦何苦與我爭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辨而與我爭曲直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人相勸家相勉支分派別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將以抑之適以揚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概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教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

巧論得奇，尤足醒人心目。

揭孔子，反映霹靂倒荀卿。
王聖俞曰：見怪不怪，自是絕異端良法。

斷案明快如日月。

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教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子衛道之心，及緩於荀卿耶？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小術，雜焉而不可縷數，如蝸蟬蛙黽，自鳴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二而辨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不能為吾道損一異端，反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辨，無故

然後徐徐一轉，取餘輝照出仙境。
鍾伯敬曰：似譏似諷，韻其趣甚。
袁中郎曰：掀翻名理之窟，而妙在遊戲出之，絕無一痕腐氣。
孫月峯曰：絕異端，以不辨自是聖人居上流之法，未及就相，冷敲熱捧，痛喝一番，奇文妙義，真匪夷所思。
茅鹿門曰：末一段語帶調笑，正完其

而為吾道增一異端，非卿之罪耶？吾觀孔子周遊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顛類堯也，有曰：項類臯陶也，有曰：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豈非曲伎小術，初不足與論是非耶？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殆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閭閻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躡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

不足與辯之意

題四事皆曆官失誤

借題示教博議之常抑故意假借豈無其弊此篇以管見則文雖佳而其說就閏講道學猶詩家追韻強押恐不免湊合之弊

書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苟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閏三月非禮文公元年○閏不告朔文公六年辰在申

再失閏襄公二十七年火西流司曆過哀公十二年

天下之事有若贅而實不可損者君子之所當察也三月而春三月而夏三月而秋三月而冬孟其始也仲其中也季其終也孟仲季之月具而始中終之序全殆不可一毫加益彼所謂閏者果何為者耶閏在春則春之贅也閏在夏則夏之贅也閏在秋則秋之贅也閏在冬則冬之贅也閏之附於四時若附贅然聖人果何為置之耶及問諸知曆者然後知閏者實

太極二句漢書律曆志之語三統謂天地人子丑寅之叙

莊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篇立意自此點化來樂記獻之禮賓主百拜

曆數之基本四時之所待而正者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上下經緯而天下至變生焉苟不置閏以通其變則周天之餘度誰與受之期年之餘日誰與受之以有常之曆而追無常之天日踈日遠日舛日差積而至於久將見曆在震而時已夏矣曆在離而時已秋矣此魯曆之差仲尼之譏左氏之論未嘗不本於置閏也閏定則曆定曆定則時定孰知吾向日視為贅物者乃曆數之大本乎因曆數而例其餘則吾平居嗤笑以為贅而無用者未必非至理之所在也一揖可矣三揖則贅再拜可矣百拜則贅終日恪誠足以格鬼神乃贅為七日

祭統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學記一年云云三年云云五年云云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每月記中氣閏則屬主月故無中氣兩辰無專建亦以屬主月閏不為主

之齊終年勤苦足以通倫類乃贅為九年之學是皆吾平日之甚不快猶是閏之贅也以閏為贅而損之則所差者特寒暑之節耳至於以揖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揖以拜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拜以齊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齊以學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學然則聖人之教凡世指為苛細繁委贅而無用者皆可以陰養天下之有用也豈止一閏法而已哉雖然斗指兩辰謂之閏是閏非辰之正也月無專建謂之閏是閏非月之正也中氣不在謂之閏是閏非氣之正也如是則人非特以為贅天固以為贅矣曰非也閏者曆之樞也使斗杓可得而

以轉運四時之差故謂之樞

曆法十九歲七閏為一章盧舜治曰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章統會元運于無窮此曆之大成也

左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指月建可得而名中氣可得而攝則是亦四時之一耳何以定四時而成歲乎惟閏也非辰之辰而斗杓所不能指非月之月而月建所不能名非氣之氣而中氣所不能攝居章會統元之間視之若贅而千載之日繫焉為曆官者安可棄而不攷耶天下之理固有手之所不能指口之所不能名說之所不能攝古今共棄而不攷者矣此又非曆官之責也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元文公

天下之言察於利害未驗之前人皆以為難察於利害既驗之後人皆以為易鯨能欺四岳於九載之初而不能欺比屋於九載之後非比屋果智於四岳也

之舉恒在少者且
是人也蓋目而射
聲忍人也不可立
也非聽既又欲立
王子職而黜太子
商臣冬十月商臣
圍成王王請食熊
蹯而死弗聽王繼
注熊掌難熟冀
久將有外救
子貢兩觀云云孔
子家語誅亂政大
夫少正卯戮之于
兩觀之下子貢進
曰少正卯魯之聞
人也云云

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少正卯能欺子貢
於兩觀方誅之始而不能欺市人於兩觀既誅之餘
非市人果智於子貢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
同也未見汨陳之禍而能察繇之策則天下皆堯矣
未見偽辨之慝而能察少正卯之言則天下皆孔子
矣如必待既驗而後察之特比屋市人之智耳是故
出夏癸於南巢則必思伊尹不可再留起商辛於牧
野則必思祖伊不可再用脫夫差於姑蘇則必思子
胥不可再生當利害既驗之後雖至愚極暴之人猶
知其可從而悔其不從也然則天下之言當利害未
驗之時察之安得不謂之難乎自利害既驗之後察

以成敗論古是讀
史者之深戒抑亦
可以為論今者之
戒凡定見不立則
以為利害之所使
役人能不為利害

之安得不謂之易乎吾獨以為利害之未驗察言者
若難而實易利害之既驗察言者若易而實難吾非
樂與說者反也所謂正言似反者也利害未驗之前
利未見利害未見害吾心未為利害之所分則所用
以察言者皆心之正也以吾心之正而察天下之言
其善其惡其邪其正畢陳於前而莫能遁非難而易
耶至於利害既驗之後吾見其言之驗則竊意其言
之可從是以事信之而非以心信之也吾見其言之
不驗則竊意其言之不可從是以事疑之而非以心
疑之也信與疑不出於心而出於事其弊可勝既耶
人臣之以是諫非者君從之則有利君不從之則有

所使役則其論始確

反覆辨駁滔滔滾轉一句入題有截奔馬之勢抑冗長喧客之弊則存焉蓋感慨於南宋多子上輩而然也是當以別格看之

害後世因其事之驗而信其言之驗可也抑不知天下固有以非諫非者雖能知君之過而已之諫亦不免於過雖能舉君之失而已之諫亦不免於失君不從其言固有害也君從其言亦有害也後世徒見其君不從其言之害而不見從其言之害溺其事之驗而忘其理之差爭拾其遺說而襲之蓋有亂亡相尋而不悟者矣此吾所謂若易而實難者也楚子上之事是己子上諫楚成王之立商臣既中楚成王之非矣而子上之所以諫者亦未免於非也既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又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此二說者實萬世禍亂之權輿使楚成從其前之說

唐宣宗久不建東宮宰相崔慎由說建儲宮聞之悅首不復言隋文帝廢太子勇立晉王廣引唐隋二事為證論確而垂戒深矣

則國本不建儲位久虛得無起覬覦之姦乎使楚成從其後之說則嫡庶不明長幼失序得無開篡奪之萌乎此二禍者吾未知與熊蹯之變孰先孰後也後世徒見子上料商臣之驗遂信其言而納於禍有以立嗣為諱如唐宣宗者實子上齒未之言誤之也有以庶孽奪宗如隋文帝者實子上舉少之言誤之也其餘以此墜命隕生者未易枚舉豈非樂已驗之言而蹈未見之禍乎彼商臣之惡自非梟獍其心者皆知疾趨而避之其禍後世殆未若子上之烈也張角不足為漢禍而討張角者乃為漢禍盧循不足為晉禍而滅盧循者乃為晉禍商臣不足為萬世禍而排

結一句竊疑其泛

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絳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商臣者乃為萬世禍天下之禍固有機於此而動於彼者矣夫豈始慮所及耶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文公元年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周公之過因管叔而過也過在管叔而周公何與焉孔子之過因昭公而過也過在昭公而孔子何與焉過端發於人而不發於己是安得為周孔累哉漢高帝因傾項籍而為義帝服非真悲也服帝所以挫羽也劉裕因傾桓元而謀復晉祚非真忠也復晉所以滅元也時無項籍則高帝必不為服義帝之喪時無桓元則劉裕必不倡復晉祚之師其為善

王元美曰伯恭凡喻皆妙此覺稍有未穩反覆之自得

此一篇著眼處人云春秋者誅心之書余於博議亦云爾

果出於己耶因人而有過者猶鑑遇媼母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有善者猶木託喬岳而高本非木之高也是故因人而有過者雖百過不足尤因人而有善者雖百善不足喜為善由己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於温人皆善其尊周也及攷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其意曰周王也晉霸也衛小侯也晉獨朝周而衛不朝晉可乎故朝王之事名為尊周而實則討衛也因討衛而後朝周非因朝周而後討衛也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叩於晉關則吾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

天下滔滔為利祿
拜朝廷為之如何
不可不思也

焦澹園曰尊周攘
夷齊桓晉文皆由
此耳豈但朝王于
溫哉此五霸之所
謂假之也

者果足以為善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
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
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周之諸侯苟皆若晉襄
之用心則是父無故終不得子之敬君無故終不得
臣之朝也又况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
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人何有挾敬父之孝而辱
人者必反為人所辱挾朝君之忠而陵人者必反為
人所陵使晉襄之事周春秋觀史不絕書亦昏定
晨省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况甫陟周之庭遽傲然
自足鳴鐘擊鼓峻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
侮哉世有妄人常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

鍾伯敬曰為呆愚
之狀可發一笑

丘瓊山曰妙解

姦有大小而先自
飾則古今同揆

我常拜父汝何為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
襄之責衛非此類耶雖然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大學
之道也大學古之遺言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
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耶非也觀書要當忘言而得
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
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
已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
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黠吏姦
民將與人訟必痛自刻削不入文法鄉閭未有以脩
飾許之者以其身之治而心之險也豈有士君子而
嘗懷非人之心者耶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浸入黠

吏女民之用心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禘太廟躋僖公文公二年○順祀先公定公八年

左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建其議君子以為失禮仲尼論臧文仲不仁不知縱逆祀居其一

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魏禧曰宗伯主躋僖之議而夫子以罪文仲故知為相極難凡人之功罪

皆身與焉

歐洲諸國斷罪以陪審為重陪審立於法律外而斷以其心裁蓋亦推歸之人情之公也

人情一言而禮可明人情者訟之所由生亦禮之所由生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網觀條自源觀派物迴縷解冰釋露晞雖老於議禮者墜筆失簡莫敢支梧苟捨其本瑣瑣然下與彼角逐於詰訓箋釋之間是固彼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

以我之所短而遇彼之所長其受侮也則宜此古今斷禮者所以每為人屈而鮮有能屈人者也魯祀僖公始逆終順禮家之說互有從違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請悉置禮家之說而專以人情明之

人之情欲尊其親者將欲為親榮也尊吾父而坐之吾伯父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為不弟矣尊吾父

吾請云云如大將揭大旆於中軍

誹謗非忠然比之
諂諛陷惡者則尚
忠矣諂諛之賊國
家害君父其禍莫
大焉故明君立誹
謗之本

僖公閔公庶兄以
弟躐兄語恐偶然
失之

反案激蕩却是平

而置之吾君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為不忠矣不弟大
惡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惡本欲
尊吾父而納之於大刑為人之子無故而納父於大
惡陷父於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與死一理也寢
與廟一制也宴與祀一儀也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
諂躐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
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躐兄以
臣躐君則謗讟之集刑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則愛僖
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大不孝未有忍辱
其親者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為
枝辭蔓說所蔽獨斷以常情則知夏父弗忌者乃吾

平人情抑世概不
好平平人情蓋有
所蔽而然

情陽貨配以唐強
藩掉尾揚揚風彩
動人
定公八年陽虎盜
寶玉大弓

左逆婦姜于齊卿
不行非禮也君子
是以知出姜之不

父之讐將奮戈之不暇豈有反聽其說者乎躐僖公
於閔殆百餘祀想僖公有神震慄惶灼感然不寧日
望一日歲望一歲庶幾人或正之得還昭穆之舊而
魯之臣子例皆蒙蔽不能度以人情因謬承誤迄莫
能正反使順祀之舉出於陽貨之手是可羞也噫唐
不能還魏徵之宅反使強藩請之魯不能序僖公之
廟反使賊臣正之國尚為有人乎吾以為魯失寶玉
大弓之辱未如順祀之為大辱也

出姜貴聘而賤逆
公出姜歸齊
義之所責民略而士詳法之所禁市寬而軍急士吾

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凶。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惡視之母也。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所厚也。責之不當。如民之薄也。軍吾所重也。治之不當。如市之輕也。此說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於是乎。君子以同天下為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軍而輕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異者。稱物平施而歸之同也。為士者。身處於籩豆絃歌之間。視禮義如寢食。而愚鄙之民。蓋有不聞禮義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義而民宜犯義者也。在軍者。身處乎旗鼓鈇鉞之間。視法律如寢食。而市廛之氓。蓋有不聞法律之名者矣。是軍宜不犯法而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義者。責之詳。宜犯義者。責之略。宜不犯法者。治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寬。其不同。乃所以為同也。是

巨履小履異。賈是不同之。所以為同也。所謂稱物平施者。實天地間自然之權衡。

上段就身分而說。權衡以發此段。心身之權衡。西洋治罪以陪審。亦唯付權衡於公論。而稱身心輕重而已。所謂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者。孟子

所謂稱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說焉。居於義之中而犯義。居於法之中而犯法。非盡蔑棄義法而不顧。必不敢也。其犯雖小而蔑棄義法之心。則大也。彼其處於義與法之外者。雖過惡暴著。特未知義法而然耳。身過雖大而心過則小矣。天下之過。有眾人以為大而君子以為小者。必身過也。有眾人以為小而君子以為大者。必心過也。魯文公逆姜氏於齊。命使差輕。是眾人之所謂小過耳。而君子視之。若大惡。然論姜氏之逐。魯國之禍。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驗襄仲之難。其言無不讐者。其所觀者。在心不在事也。魯人之於禮。猶越人之漁。胡人之獵也。晝與禮俱。夜與禮俱。

然呂公亦然西洋法律亦然

孔子欲存告朔之餼羊者意不在乎餼羊而在乎其心世事風習轉換之際不可不深慮深戒也

息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失禮之愆在他國則可在魯國則不可蓋越人不能獵非恥也胡人不能漁非恥也在越而不能漁在胡而不能獵則舉國笑之矣蓋生漁獵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禮義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備他國之所謂小過而魯之所謂大過也一使之不備其事固小至於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其心則大也履堯舜之朝而為欺者真欺也欺一言重於他時之欺萬言者也入夷齊之里而為盜者真盜也盜一金重於他時之盜萬金者也見堯舜而敢欺事夷齊而敢盜居魯國而敢犯禮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惡發於心

急進改革可喜也然而卒然一變可不變者亦皆廢毀歸厚之意掃蕩不存滔滔驅入輕薄風俗所以日頹亦唯因人心之變動憂世者豈所可忽也哉

左楚成大心帥師滅六公子燹滅蔡滅文仲聞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是非報其事也報其心也非報其人也報其天也晉楚齊秦聘娶之際其犯禮蓋有大於出姜者矣而其得禍不皆若文公之烈者以其冒禮而非侮禮事雖醜而心則未如文公之縱也不然則文公一過而得譴他君百過而無尤天何私於晉楚齊秦而獨讐魯耶

楚滅六 五年 文公

物莫不惡傷其類桃僵而李仆若樗若櫟必不為之仆何也非其類也芝焚而蕙歎若蕭若艾必不為之歎何也非其類也楚人滅江而秦穆為之憂君子未嘗疑焉秦之與江同諸侯也同盟會也同利害也類

同則憂同固其所也。臧文仲魯國一大夫耳。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其視他國之休戚固非職所當憂。况六與蓼邈然在江淮之間。自魯視之。蓋風馬牛不相及。其存與亾何與於魯大夫事哉。而臧文仲一聞其滅。蹙頞深憂。且遠傷臯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共疑其關於事情也。見故人之子顛頓困阨。則惻怛流涕。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塗人之子。則是心藐焉。必厚其父祖。然後憐其子孫者。人之常也。臯陶之沒。下竟春秋千有餘年矣。臧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初不識臯陶於何地。友臯陶於何時。而視其子孫之亾。憫惜痛悼。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是心安從生哉。類之楚人滅江以下。反

臧文仲為孔子所毀亦其人畢竟君子之黨故憂世感時自非膚淺者所及呂公所以有此篇

覆詰難至此徐應起處說其所以深為類以同時之亾凶證之文字曲折有情有景

博議文法亦自此理來

同者。移千歲於一朝。類之異者。睽一朝為千歲。臯陶之所與同朝者。曰其曰鯀。曰兜。曰苗。禮貌非不相際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一則在沮洳之下。一則在風塵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席而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其鯀兜苗之心。其視臯陶如寇讎。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矧有閔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者。故臯陶近。不與其鯀兜苗為類。於唐虞之朝。而遠與臧文仲為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

書經益稷曰乃賚
載歌曰云云注賚
續也載成也

酬無聲之中自相賚載跡遠而心近跡踈而心親此
所以見臯陶之不祀慨歎憫惜不能自己殆甚於合
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小人
合學者欲自驗其心盍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
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
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
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憂人之憂本未足稱然吾
心與君子合則大可喜不憂人之憂本未足貶然吾心
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
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左秦伯任好卒以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六年

覆詰難至此徐應
起處說其所以深
為類以同時之四
凶證之文字曲折
有情有景

同者移千歲於一朝類之異者睽一朝為千歲臯陶
之所與同朝者曰共曰鯀曰兜曰苗禮貌非不相際
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一則在沮
洳之下一則在風塵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席而
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其鯀兜苗之心其視臯陶
如寇讎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矧有閔
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下之
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
者故臯陶近不與其鯀兜苗為類於唐虞之朝而遠
與臧文仲為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
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

博議文法亦自此
理來

書經益稷曰乃賚載歌曰云云注賚續也載成也

酬無聲之中自相賚載跡遠而心近跡踈而心親此所以見臯陶之不祀慨歎憫惜不能自己殆甚於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小人合學者欲自驗其心盍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憂人之憂本未足稱然吾心與君子合則大可喜不憂人之憂本未足貶然吾心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左秦伯任好卒以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六年

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

朱文公曰康公從父之亂命其罪有所歸矣案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論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壯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議其忘身之輕也是非之論雖不一至論其忘身則一而已矣吾獨以謂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後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於殉君也殺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謂不能忘身者獨何歟殉葬非厚也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是陷君於過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能辭者為其嫌於愛身也以愛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則視人如己視己如人君欲以他人為殉吾固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人在人也君欲以我為殉吾亦爭之所爭者殉葬

東坡先生傳義

卷五

二十

至穆公遂用百七
十七人而三良與
焉蓋其初特出於
戎翟之俗習以為
常則雖以穆公之
賢而不免其後始
皇之葬後宮皆令
從死工匠生閉墓
中尚何怪哉

自首翻案攻擊理
正而論奇無一筆
懈怠作論文宜如
是

之失也。不知其在己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愛
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強認其身而
有之。凡事之涉於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
敢言。是橫私天下之身。而橫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
救吾君萬世之惡名。豈暇置一身之嫌於其間哉。三
子果不置一身之嫌於胸中。則論己事如論人事。居
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黽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
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
也。人徒見三子奮然捐軀駢首就死。其指之為忘身。
孰知其所以死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或曰。三子之
不能忘身。則諾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為

拈厚薄字。就尋常
人人皆知之事。比
較說出公理。前段
不能忘其身之義。
更明白。末拗一筆
反擊。慧心妙腕。誰
櫻其鋒。

左秋季文子將聘
於晉。使求遺喪之
禮以行。其人曰。將
焉用之。文子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

不然為君計者。厚其君者也。為身計者。厚其身者也。
三子若為君計。必思殉葬為吾君無窮之累。吾身縱
不自惜。豈不為吾君惜乎。惟其專為身計。而不為君
計。故當秦穆命殉葬之際。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從
之則君受害賢之責。吾知免不寅耳。彼君之責。吾何
罪。有是心也。果厚於君乎。果厚於身計者。則三子之
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季文子如晉。求遺喪之禮行。文公六年

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十
事而記其九。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六經而習
其五。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四封而守其三。來

也求而無之實難
過求何害八月乙
亥晉襄公卒

以盡不盡對說解
備之難易亦是孫
子為不可勝之意
而說人世常狀最
親切可味

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
三焉所備者不為不多矣然吾敵者置其九而問其
一置其五而難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緣間投隙專
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何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耶
此世所以其憂為備之難也然為備而不盡則難為
備而既盡則易人之游於世罕與所長遇多與所短
遇罕與所精遇多與所略遇雖左隄右防朝戒暮警
偶有毫芒之不盡則禍必發於此而不發於其他信
矣為備之難也是非為備之難也為備不盡之難也
必猶有短然後人得而乘之必猶有略然後人得而
困之無所不長彼孰得以乘吾短無所不精彼孰得

楠公千早章孝寬
玉壁如此治國家
善如二公之守城
孰悔之

常疥名
眾人皆醉我獨醒
非醒不醉而已宣
公十二年邲之戰
晉軍皆潰上軍獨
不敗以士季備之
也

以困吾略苟無所不備禍雖欲發終無所發之地矣
是故君子之為備也人以為無我以為有人以為後
我以為先蚤正素定使胸中無一之不備及與事物
接此來則以此應彼來則以彼應從容談笑各就條
理吾是以知為備既盡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晉
求遭喪之禮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備者郊勞贈
賄之儀耳張擅展常之節耳專對答賦之辭耳至於
遭喪之事眾人以為必無後其禮而不講者也魯使
如晉者冠蓋相望而輪蹄相躡豈有他人皆不遭喪
而文子獨遭喪者乎文子獨以為時無止變無常牆
數年而一頽固有適遇其頽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

東萊先生左氏博言 卷五

說文子意中構成樓閣亦是狡獪手段其實蓋文子豫聞襄公有疾而然

精審即盡之工夫

有適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己之不遭者乎於是屬意衆人之所無博講衆人之所後當暇豫之時而汲汲然扣遭喪之禮吾意魯國之人竊笑文子之迂闊者多矣噫當暇豫之時而求遭喪之禮文子固迂闊也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搶攘爲如何其顛錯爲如何及是時同視文子之問禮果迂闊乎果不迂闊乎始笑文子之迂闊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審也嗚呼晝者夜之對未有常晝而不夜生者死之對未有常生而不死當晝而謀寢息之具者人未嘗有以爲怪文子當晉侯之存而問遭喪之禮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問者

是蓋責文子平生不講禮抑立言過高覺有未說盡者

遭他人之喪耳倘如子路當生而問死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雖然文子猶有所未盡也聘與喪無二禮而文子獨問喪是猶以喪爲異也生與死無二理而子路獨問死是猶以死爲異也異聘於喪故欲備喪異生於死故欲備死合聘喪爲一本貫生死爲一條者夫何備不備之足言哉

趙孟立公子雍文公六年○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文公七年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哀公五年

哀公六年陳乞逐高國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左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云云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一國之惡易以義奪一夫之惡難以義爭一國至衆

東萊先生左氏博言 卷五

子雍賈季使召公
子樂于陳趙孟使
殺諸鄭七年秦康
公送公子雍于晉
多與之徒衛穆嬴
日抱太子以啼于
朝曰先君何罪其
嗣亦何罪云云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
穆嬴且畏偏乃背
先蔑而立靈公以
禦秦師
哀公五年齊鬻婁
之子荼嬖諸大夫
恐其為太子云云
景公疾使國惠子

也。一夫至寡也。義可以勝眾。而不可以勝寡。何也。公與私之異也。有公惡。有私惡。惡出於公。雖眾易奪。惡出於私。雖寡難爭。故君子之論難易。不施諸眾寡之間。而施諸公私之際。廢立大惡也。晉人欲立長君。捨靈公而迎公子雍。齊陳乞欲立長君。廢荼而召陽生。其惡同也。然公子雍之謀。一國之所共宜。若難奪。而穆嬴之弱。反能以義奪之。陽生之謀。一夫之所專宜。若易爭。而鮑牧之強。反不能以義爭之。障誓天之浸。而不能遏。吠澮之流。掃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束緼之火。抑有由矣。晉人之迎公子雍。舍冢嗣而外求君。視置君如奕棋。其為惡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己也。

高昭子立荼。秋。公卒。公子鉏陽生來奔。陳乞欺高國與諸大夫。遂逐高國。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偽獻馬於季孫。夜至於齊。冬十月。立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肯之也。孺子謂荼悼公。稽首云云。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悼公陽生也。僖子曰。以齊國之困。因又有憂

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國也。不過欲得長君。以靖難耳。是固晉人之所同欲也。事則惡。而心則公也。其心既公。故迎子雍。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焉。卿士合謀。公之也。支庶並擇。公之也。兩使如秦。公之也。三軍並迎。公之也。舉國之人。雖陷於惡逆。其心猶誤。以為公一言一動。皆明白簡直。未嘗有纖毫覆匿掩蔽之意。豈非公心尚存。雖一國銳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勢。穆嬴一女子。動之以義。而一國之人。怵迫焦灼。如負芒刺。如中刀。如臥薄冰。不畏秦師之銳鋒。而畏穆嬴之涕泣。亟棄雍而立靈公。不啻如反掌之速。吾是以知惡出於公者。雖眾而易奪也。至於陳乞之立陽生。雖

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

公私難易四字一篇眼目。

前段說晉國結以惡出於公易奪此段說陳乞宜亦結以惡出於私難爭而不然再拈晉國與陳乞對較結以

以齊國有憂，少君不可訪，為名自聞於晉人之義，然其意實貪策立之功，以為篡齊之資耳。心私則事私，故其援立陽生，自始至末，無非相與為私焉。偽參乘而事高國者，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託習馬而出魯境者，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乞之召陽生，其始固已相與為私，故投暮夜之隙，以隱其歸，混饋者之中，以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為者，其擅置廢立，雖與晉人同，然陳乞則畏人之知，晉人則不畏人之知。陳乞畏事之泄，晉人則不畏事之泄，是晉人以公自處，而陳乞以私自處也。陳乞先以私自處，故雖聞鮑牧至公之義，邈然如風之歷耳。蓋乞之心自絕。

蓋乞之心云云，齊整中變化，文不板而見主意在陳乞。

呂公蓋感慨於當時姦臣之難爭，筆端有餘憤。

左晉蒐于夷，舍二

軍使狐射姑賈季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

於義久矣，政使百人搖之，猶不能少概其心。况一鮑牧哉！大抵惡出於公，則其根淺而易搖，故雖一國之勢弱，女子勝之而有餘，惡出於私，則其根深而難拔。故雖一夫之謀，強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圍之木，根不附上，未終朝而可仆。拱把樸檉，蟠根繞蔓於九泉之下，雖千夫未易動也。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毀，而不願受一人之私讐，寧救萬人之公過，而不能救一人之私慝。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六年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固人之所共

蒐于董易中軍陽
子成李翹之屬
也故黨於趙氏且
謂趙盾能日使能
國之利也是以上
之為元帥賈李怨
易其班也使續鞠
居殺陽處父晉殺
續簡伯鞠居賈李
奔狄宣子使史駢
送其帑夾之蒐賈
李戮史駢史駢之
人欲盡殺賈氏以
報焉史駢曰夫子
禮於賈李我以其
寵報私怨無乃不

惡也是其為私雖人之所共惡亦人之所共知猶非
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乎受
私而矯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私中有公公
中有私深閔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
君子之所尤惡也陽處父私於趙盾犯君命墮國法
擅蒐於董奪賈李之位以畀盾其私於盾者深矣使
盾果存公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
既定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
財者亦謂之盜擅命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
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苟盾持此義以固
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公也今盾安受處父

可乎云云親扞之
送致諸竟

之擅命恬處正卿之位受其利而欲逃其名背惠棄
恩疎絕處父自示其公以避受私之誦盾之用心可
畏也哉何以知盾疎絕處父以示公也以賈季殺處
父而知之也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以其無援於晉
也晉國之權專出於盾而盾之權專出於處父有盾
以為處父援天下之援豈有強於此者乎而賈季反
謂處父無援於晉者是必盾既得位之後視處父如
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此賈季所以知其無
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處父之恩不可負哉
其矯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不暇顧人耳然其示
公之中未嘗不匿機以行其私焉賈季既殺陽處父

呂公論常說入其
心斷心之邪正在
分折其公私此篇
首段先揭其規則
而就盾實事折之

然字以上說前段末示公避諱之意以下更進一層說公中之私論甚深刺似讀韓非子

舞文巧詆然其證明白盾亦不能辯此時史駢從黨言則賈季必為楚巫

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其私於我也處父之死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為處父復讎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史駢史駢賈季之讎送帑而使其讎實欲史駢盡殺賈氏以逞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而獨付諸其讎則盾之情可見矣若史駢從其黨之言盡殺賈氏則全賈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內復

臣晉禍不可測也公私之間鎖以機字

三國志鄧艾自陰平入江油趨成都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故鍾會之變艾出檻車瓘遣續襲之所謂邱書燕說

此唯就前節末善惡邪正生一校葉於全文泛然其說

私怨其機可謂險矣史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境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續果殺艾瓘使仇讎追艾盾使仇讎送賈氏其機本同然衛瓘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藏故史駢不悟其機而生之是全賈季者雖史駢之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為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為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

亦頗幾無差別

左宋成公卒六卿皆公族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印昭公弟也突起以抑字挫折

邪也之言也之理也微矣哉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文公七年

見怒於人爲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爲吾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疎者解不可使親者解疑可使疎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爲私雖有正論亦視以爲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而甚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者尤不可解况於自解乎親者尤不可辨况於自辨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

如書家藏鋒文字取勢多在于此尋常人情描出如畫以逼出樂豫之超凡

伊尹幽太甲而滿朝不疑郭子儀功名蓋世而猜忌主不疑皆能使人忘

其疑怒之鋒則一顧而生百念一詰而生百猜辭多則謂之爭辭寡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之侮進退周旋無非罪者束手而赴讎家其見殺者非讐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讐也裸裎而投虎穴其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致毒於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羣公子其志銳甚吾意爲羣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縮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拳拳疊疊力進諫而止之意者豫之視羣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以肆言而无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公

者也蓋才德兼備有不可忘之名望而能使人忘然後可以濟世如延陵季子張子房李鄴侯亦此類也

莊子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抑使不忘之昭

之齋乃所謂羣公子之一也身在群公子之數不以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為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竊意豫平居暇日處羣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布褐身鐘鼎而心簞瓢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忠誠懇惻專悟於君物莫能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之為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為公子雖昭公亦豈知豫之為公子哉儻豫自知為公子則嫌心

公能忘豫之賢不可及也已

生而不敢言儻昭公知豫之為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羣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羣公子之亂刀交矢接公室如綴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弟印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決乎豫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忘櫻鱗之危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過脫屣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邱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

詩商頌之綴旒謂為下國表章而後世轉用謂飄揚無寧處如旌旗之旒

櫻鱗見韓非說難

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文公七年

左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既而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凶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魏禧曰凡君死主幼大臣易於爭權爭權必始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鱣鮪不知鱣游泳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驩然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遊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

於持異議况廢立未定尤禍本所伏當國者宜十分著意一何耶生下三是宜

小人親交情狀抉摘逼真竇灌淮衡皆漢武帝時事

曾不與之一面居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怨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則易合必相親以致其怨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其忿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意哉非咎人則訾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憂濟憂以怨濟怨以忿濟忿交日深而惡日長矣其所以易合者果正耶果不正耶竇嬰灌夫父子歡於廢退之時淮南衡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其終之為如何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己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未

患難之際不變其常非眼明識定者則不能工夫全在平生培養

以三是宜隨會云

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本未嘗忿何必與人共其忿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人共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富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兩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兩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己之在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同在難者歛密親狎而無間其心豈不甚淺狹而

云答首段詰問而不別總結忽揭或曰字辨明一回引羣盜五君之證付隨會以君子之公心更即公心一轉責備作法迂餘不迫有彩鷁下大江之趣

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背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讎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險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羣盜自奔是亦可以利心感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

論洵精微矣然士會之巉然壁立不近歲其故必有史不及錄者

不留一滲漏所謂容光必照者

左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婦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

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亦不加踈豈以秦晉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也

穆伯取已氏文公七年○穆伯以幣奔莒文公八年穆伯歸魯復適莒文公十四年齊人歸公孫喪聲已不視文公十五年問脩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脩怨於小人必以為是

仲聘焉冬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牙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魯人立文伯十四年求復襄仲使無朝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

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雎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忘怨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言亦在所擯也吾聖人之門未嘗脩怨未嘗不脩怨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小者忘之大者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於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則釋其憾終則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大小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弟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輕重之地也

立惠叔穆伯請重
賂以求復惠叔以
為請將來卒于齊
惠叔以為請取而
殯之聲已不視惟
堂而哭襄仲欲勿
哭惠伯曰史佚有
言曰兄弟致美救
乏賀善乎災祭敬
喪哀子無失道何
怨於人襄仲說帥
兄弟以哭之
襄仲教從父昆
弟惠伯叔牙孫
襄公不足論呂公
假示天辭之深

也。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則固大矣。重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兩暘變於前，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曰：雨曰暘，而真體之中本不知有，兩暘自恩自怨，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則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耶？焚廩捐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

李衷一曰：提出天合，覺恩怨皆有所不受。
茅鹿門曰：以弟待象，數語較孟夫子之論，更為精透。

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朝，特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矣。雖有喙三尺焉，攸用。

楊用修曰：喙，鳥喙也。鳥喙長則不能鳴。莊子徐無鬼仲尼曰：丘願有喙三尺，蓋不欲有言也。非為其能言也。白恭誤矣。素案：林雲銘尚解為能言之義。鳥如鶴，長喙善鳴。莊子文義須存兩說，用修自是則陋矣。

左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

鄆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文公七年。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鈎曲，堯仁桀暴，夷廢跖貪，區別彙分，本無

賈季曰趙衰趙盾
執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
日之日也

疑自畏忌生畏忌
自燭理之不明而
私心之彭張來此
篇為賈季而實為
世之猜疑者

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鈎視堯如桀視
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
內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
哉此猶非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
以疑待物而物之似復適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
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盾古今莫
不聞言發於仇讐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
譽盾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陋也使季
譽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狠也季以
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在彼雖其辭
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靡所不至况所

古人云交絕不出
惡聲冬夏之喻言
淺而意深如賈季
者可以為絕交者
之標準

堯幽囚舜野死之
說出史通堯遊于
康衢聽童謠

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畏
也季目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耶
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為可畏耶
抑以盾之虐為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
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苟季素與盾無間
然之際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仇若
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之
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非似也真
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耶
幽囚野死之謫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
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癰疽

孔子主癰疽瘠環
出孟子萬章上篇

以人不疑之堯舜
仲尼證人皆疑之
賈季不可疑以秦
漢戰國之心隱然
證後世好毀自便
之心萬人瞠若誰
容喙

瘠環之謫不出於洙泗之濱而出於戰國之末蓋以
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持後世之
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
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鬪忘其
家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
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惡忘其鄉也自後
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盾易班之仇私
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盾所以
敢使季責鄆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
對鄆舒而譽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也盾以晉使之
而不以盾使之季子亦為晉言之而不為盾言之烏

引馬援忽見疑擬
議非倫細味之則
全篇為生精彩

今人不可信然心
未古而遠疑今人
今人亦不得不疑
今人疑疑相待百
怪橫生為輕薄世
界嗚呼無好人三
字誠今古小人自
賊者也哉

左晉卻缺言於趙
宣子曰日衛不睦

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擬盾其迹似
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為戎狄難以愛懷易以威服
欲鄆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盾
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馬援未
嘗尊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隗囂知光武
細謹之不可欺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
者所以使鄆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馬援嘗與光
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將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
而遠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既耶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公八年

文公七年

○晉歸衛田

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夏書曰今大禹謨九歌九功六府三事云云宣子說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注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為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若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墀可丹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臣義士感慨憤排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厲言愈迫而效愈疎他日聞有一言悟意回難回之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訕侮以為迂闊者也言者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盃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詠可以使人終身視酒如仇讐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

以封之今并還衛也

折檻前漢朱雲丹墀杜預表曰珥筆丹墀必有評詩匪躬之節免冠戰國策免冠徒跣以頭搶地還笏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致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焉歸田里

解。迨。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削。鄰。於。危。亾。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為。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卻。缺。為。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者。諄。諄。而。誦。之。此。何。時。而。為。此。言。耶。然。言。出。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辨。士。說。客。擗。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為。緩。世。人。之。所。謂。緩。者。未。始。不。為。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遊。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非。而。攻。彼。之。利。害。是。同。遊。乎。是。非。之。內。者。也。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卷五

綽約容與云云是進說妙處古今唯張子房最得此術取緩急二字層層對說至此專說緩之妙用

晉既以壤地為急為衛請者復以壤地為急言者聽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卻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內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瑣屑猥細滯心壤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胸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禹之樂不若禹自歌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卻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

一念之間春亦秋秋亦春

左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魯文公復之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敘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為新在晚周聽之不為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止戚田之還耶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八年 ○宋襄夫人殺昭

公六年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久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

之公知之意諸曰
盡適諸侯公曰不
如死盡以其寶賜
左右而便行夫人
使謂司城去公對
曰臣之而逃其難
若後君何夫人使
帥甸攻而殺公意
諸死之
品題之高下云云
王元美曰你如是
觀方不愧于論古
起一段論理精明
筆力遒勁可為後
學之法

權衡如水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
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
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短以
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
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
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
於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
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
豈遠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
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
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

極力模寫以發揚
意諸之節發揚之
即所以為後段抑
勒之地

凌以棟曰表明備
責之意乃見深文
之非苛也

大開也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
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
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蹠踵相躡至於安受昭公之賜
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思議
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
讐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讐公室而親逆徒
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未有名
為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
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
意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
心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

孫月峰曰譽自譽責自責了不相借

之死義當死也是皆不可毀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意以謂無難則忍耻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耻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

以濡滯而誤事身死而無益者古今往往有之假意諸論發極痛快然是不可為暴斷者說也
其父云云在文公十六年傳

鍾伯敬曰痛責之不如冷愧之動人良心也

左夷之鬼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剗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剗得作亂

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箕鄭父殺先克文公八年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僵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為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丘也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

無限感慨當時尤大者有岳飛曲端有胡澹菴朱元晦其多紛紛不勝不幸之禍

吾字疑可作其

待人論人之列前篇詳明此篇論後

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稷。如。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如。憲。如。由。如。賜。者。也。王。綱。隕。絕。忿。慾。橫。流。以。私。讐。公。以。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典。續。魯。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為。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摭。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

人吹求之非所以救前篇之弊

所以深為左氏惜之句前後響應中間骨節處處提撕不放下一筆

爭官相殺春秋最盛而晉又最多是亦一時習尚猶近日歐洲諸國暗殺之流行

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為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為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為無罪其為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且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為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眾仇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董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謀帥小而奪田為先克者知致吾義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

覆出為惡詩小雅
兩無正篇之語

文公六年晉蒐于
夷舍二軍使狐射
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
改蒐于董易中軍
上趙盾

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
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
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為
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箕鄭父輩之罪俾
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為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
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屑
屑然若為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為
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狐射姑趙盾之班終以見
殺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歟曰不
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先克謀
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

假類似之陽處父
辨析公私之際文
氣一轉大生精彩

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
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
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勸事君孰謂堂堂晉國
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
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
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
實則胡越烏得均處之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文公九年

左范山言於楚子
曰晉君少不在諸
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
鄭鄭及楚平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
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
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

且抑且折蓄勢深故發揚雲起不可當冬之閉凍堅而春之發生盛可以評此段

袁中郎曰觀其雋

自鄒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既見即遠者之創見庸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誅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顧瞻汾澮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

秀處直據歐蘇之上

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嘈嘈嘵嘵迄無定說至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不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烏哉其言堅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篲奉轡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之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

傳曰辟焉辟即蔽也

王元美曰東萊文字妙處在必窮其源

鍾伯敬曰構思深細人服其論理下筆疎宕吾賞其多姿

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為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為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為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揜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有所深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

觀神心據形迹據而不據故敵不能欺名將妙用蓋如此而已

左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

襄也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散而不屬弛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枵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迹而察其心其亦妙于觀國哉

楚范巫裔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偽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晷而成軍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祭竈鬪棊之

死不及止子西子西
西縊而縣絕王使
適至遂止之使為
商公又與子家謀
弑穆王穆王聞之
五月殺鬬宜申及
仲歸

正義曰強健也
無病而死謂被
殺也宜申子西
原本行旁無一字
例言云評注悉標
關外不亂原本然
前後往往書行間
是不得已而然幸
怨之

誕不終朝而胙土久矣夫人之嗜怪而從偽也天下
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
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偽則惟恐從之太過
巫覡之說怪偽之尤者也楚巫鬻似謂成王子玉子
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
王汲汲赦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
玉果不及止而死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
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為成王者尚不知戒
溺愛奪嫡取熊蹯之禍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
而中其二惟子西惇然子立顧影猶存是宜朝警夕
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

首一段意義讀至
結末頗覺不通暢
若削之自巫覡之
說云云讀起則一
篇轉折分明敢錄
疑乞教
撇上開下大轉換
孟子注有又通

李白詩曰沈魂北
羅鄴注福地內經
曰玉京之下乃崑
崙北都羅鄴玉格
曰羅鄴山在北方
癸地是為六天鬼

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
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
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
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怵於妖
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為消長無惑
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脅愚俗是亦巫覡類耳儒者
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藥官金地之說未必真有
要可以引人為善鄴都泥犁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
止人為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亦何負於天下耶抑
不知牆之始築有一甬之虛則其頹敗必見於風雨

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學者本領固如此。獨以古今計算比較。能有此本領者。果幾許。然則禍福姑息之說不存。則唯有為惡而已。惑焉。則不可。而陰助教化之說。未可猝廢也。

以下更進一步。就上段于西忽所信之意。明怪偽之不足使人久信。

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渝毀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誑而趨善。非本欲為善也。以脅而避惡。非本不為惡也。是心本無恃。暫為禍福虛說之所誑脅爾。他日復為利害所誑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誑脅也。彼亦一誑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說而能收實效者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番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何。蔑棄而不顧。則說幻禍福之說。不能久。使人信明矣。其始之銳。固可以占知其終之怠。其始之執。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

不可攻而不可缺備也。

左楚子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挾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敢愛死。亂官乎。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

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親與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十年。○宋殺申舟。宣公十四年。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之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疆中乾者。濫得騏驥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騏驥之足。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荏者。濫得逢干之名。幸則

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善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殺之

幸矣臨刃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保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昔之君子內未其實則避名如避謗畏名如畏辱方遠巡卻走之不暇况敢乘其似而邀其名乎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戮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

王聖俞曰小人虛驕情狀無不寫出

忽引證發借宗波瀾異樣
沒太子之車漢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以勁直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按衛侯之腕人知涉佗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故楚子異日遣使過

源頭一句，漲流千里，至此奔騰入海，名果不可以幸取也哉。

幸字一篇眼目，中間借字，結尾挾字。

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之偽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畏縮惶惑，言於楚子曰：鄭昭、宋聶，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乞憐，一至於此。向來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耶？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嗚呼！覺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壺，失壺則溺，挾外以為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境，宋人豈懼失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

是其爪牙。

左鄭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蒲如。鄭瞞由是遂亡起一段，焦澹園曰。

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文公十一年夏五月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戮。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坏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皙而瘠，遇原隰則豐而庫，遇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鴟鵂不以大自夸，蜩鷓不以小自憚，冥靈不以長自喜，螻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為己，有固已得罪於鑪錘，況敢恃之為暴耶？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

似子非子，別饒雋永之味。
遇川澤云云，是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中，舉其四黑而津，注津潤也。其民黑色而津潤也，豐而廉，豐肉而短庫也。
衣不勝禮，記檀弓趙文子之事，貌不稱，史記評張良形不長，唐裴度。

而專伐蔡之勛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厄弱必廢，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耶？長狄之種，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輒敗，一出而斃於長丘，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斃於鹹，四出而斃於潞，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之累耶？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西方之戎，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之種，所賦之形與四夷等，彼將安其疆，毳甘其漣，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縱使蠡賊邊鄙，亦將知難而退，詎至若此極耶？惟

恃貴恃財，恃色恃才，是亦一長狄也哉。

長狄所謂以心為形役者，欲說入心裏先取形殺住。

一峯高秀乎雲表，遠翠欲滴。

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秦華，埽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炊火，未有晏然而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貌虎之猛，形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不能自己也。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籍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苟長狄能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為萬世戒哉？詩大明書無逸見者忘其十尺之高，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文公十年

左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對曰云云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名實與人情對說人情以入題名實以暗立末段之案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謗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失所期則怒過所期則喜喜怒之變即榮辱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崇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惰容鐫譙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為秦介在西戎聲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習周公伯禽之教世秉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鼎鉶蔚然先王之遺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號為諸華者猶且下視之况如秦之僻

周禮冬官考工記

第六粵之無鑄燕之無函秦之無盧胡之無弓車非無也夫人而能為也魯有雉門兩觀孫文子事見襄公七年范獻子事見昭公二十一年慶封事見襄公二十八年徐容居事見禮記檀弓下篇然獻子容居事皆未見為辱且容居非使魯頗可疑或偶然縱筆未及檢

陋在夷者乎當西乞術入境之時魯人固預以戎狄待之矣入粵者不敢言鑄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下國乃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鐘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范獻子有歸費之辱徐容居有進舍之辱齊慶封有茅鷓之辱矧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哉想術奉璋薦瑞之際公卿環列輿隸堵觀俟其步武之蹉跌以為嘲伺其辭令之舛差以為哂今術俯仰音吐丰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為烏鳶今乃為鸞鳳始以為蓬蒿

正者乎

今乃為梧擗此襄仲所以失聲歎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遇之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駭而疑之也曰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所以為後之恭前之輕適所以為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頌未已而唾罵隨至者亦有間矣名逐我則逸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警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辯而先得辯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

鄭璞見戰國策秦策下應侯語

取首段線路出題外

進一層自譬喻引入正意而一句反結且慧且敏

左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史駢必實為此謀趙有

者所以寧使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文公十年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

山不狃哀公八年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語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圯上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車壘輿地之形預數羸項韓

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云云。
左氏為都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今子以小惡

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馬，覘影知形，迎閱而羣策蜂起，隨諷而衆機叢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造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出，書已陳變方新，非告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蓋嘗以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而為秦謀，晉說者祇以為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而不為吳謀，魯說者祇以為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

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蔑，不狃對曰：魯齊晉之賢，賢止齒寒，不殺何為？三月，吳伐我，子蔑率故道陰從武城。

自上文告往知來，及可為吾身無窮之用之語，展拓來，疊無數，是以知宗，有層嶂競秀之勢。

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為吾身無窮之用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為良大夫，吾是以知素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皆若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為不狃，使不狃事事皆若全魯，則不狃將轉，而為隨會，吾是以知治己者必長其善，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為君子，不狃為小人，以一事論，則隨會為小人，不狃為君子，吾是以知論人

更下抑字、描二巨峰、諸篇中別為一奇格、

其言云、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趙孟答楚子木之語、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禮記檀

者必略其暫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
遵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
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賣宗國以求知者也、其意
以為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
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間、而不以
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
子為父隱、臣為君隱、在他人則以直為直、在君父則
以隱為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
資寇讐、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
反葬之義、先夫子而沒、不見遲行之風、故其視父母

引、大公封於營丘、
此及五世皆及葬
於周、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
其本、古人言、狐死
正丘首、仁也、

上惜隨會下咎不
狃、推究精到、不放
一步、文字無滲漏、

之國、忽然無情、意在為直、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
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以眷眷宗
國、藹然忠厚、蓋以剽聞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
自隨會而觀、不狃則厚薄有間、若格之以吾聖人之
法、則不狃之所自處者、亦未得為盡善也、不狃對叔
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為帥、乃導而之險、以困吳師、
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
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
於舊君、亦不負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
身為吳帥、而心為魯用、懷二心而事一人、庸非聖門之
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易審

末一段疊三此字
天外三峰遠勢殊
妙

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狃之事者，不過以為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聞見層出，眾理輻湊。此陳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顏子之所以聞，一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文公十三年

左晉人患秦之用
士會也，乃使魏壽
餘偽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其帑於
晉，使夜逸，請自歸
于秦。秦伯許之，履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又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體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

士會之足於朝，秦
伯師于河西，魏人
在東，壽餘曰：請東
人之能與夫二三
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使士會、士會辭
曰：晉人虎狼也，若
背其言，臣死，妻子
為戮，無益於君，不
可悔也。秦伯曰：若
背其言，可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乃行。
既濟，魏人謀而還，
秦人歸其帑。
自上段忍棄轉來
曰：嗚呼云云，曰雖

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髡行，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蓋壽餘之來，會之終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平昔之所，不可棄者也。嗚呼，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歸也。為身謀，則工為心謀，則拙。會也，亦不善處輕重之間矣。雖然，為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為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温嶠為王敦所留，敦遣歸。

然云云余未能解
文理恐此篇亦未
經改訂者

雖然以下因論隨
會而舉温嶠明信
義之意則分明然

建業嶠實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復
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即會之所以詐秦伯
也會為身謀固不逃君子之論矣嶠為國謀獨不可
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
虎口則危可平難可解也存豈惟江左是賴其自
宣景而下實寵嘉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
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
不義自處况敢以浼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為詐
因君父之難而為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
君父而生是亦君父之詐也免君父于難而納君父
於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為之乎此吾之所以罪嶠也

首段之意果無沮
溢乎余已不能解
而其所論之理亦
窮之則陷尾生之
信與呂公前斥宋
襄而以子魚之論
兵為善學文王者
活潑之談自相矛
盾是最可疑其或
有慨於南宋人姑
息諂詐招曲於敵
而然也歟

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
是此晉者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為詐謀雖幸存社稷
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温
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之說以為君
父在難若可圖全詎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為
法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
至於君父在難則為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
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以自解耶是君父
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薄莫甚焉隨
會之過冠圓冠者舉知之至於温嶠之事吾恐意在
於忠孝而未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

莊子儒者冠圓冠
者知天道圓圓同

世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文公十年

事在前篇關上起四句大雅抑篇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為羊腸而彼方以為衢道我以為鳥喙而彼方以為稻粱主涇賓渭分驚背馳奚適而能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聽者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遠攻愈力閉愈堅叩愈煩應愈急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徒所以百諫而不從屢告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

千古忠言不納之理說破無餘蘊

秋波一注無誠也而萬人皆動觸切者也貝錦萋斐無誠也而英雄亦感觸切者也酒與財固此無機而能感人亦唯觸切者而已呂公示人親切之處讀者不可匆匆看過

工乃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墮鳥思林魚思淵蹙閔拘繫而不得聘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鳥交踵接閱策已通庸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刺其股搏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史記魏世家歌職相感以一扶而商人戕蓄憾之切者也魏韓相警以一肘而智伯滅慮患之切者也餘會相悟以一履而去計定謀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蓄憾為蓄德移慮患為慮善移謀歸為謀道則皆將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閒豈有告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孟而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

呂公性下急一日
誦躬自厚而薄責
人之語平時念懷
忽永釋宜哉說感
發轉移之機親切
透徹

所謂每下愈况者

下蓋數千年于此矣學者概誦塵編浩然歎息以為
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亾孔孟
雖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
觀之今仰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
機此理隨遇而發下至於龍斷罔利之徒萬貨錯陳
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彼此咸喻
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塵肆市
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
皆妙用而吾自不觀盈耳皆入言而吾自不聽終日
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歎噫理不遇人耶人不過理
耶

左晉趙盾以諸侯

之師八百乘納捷
蓄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纓且長宣子
曰辭順而非從不
祥乃還

辭唯五字而其
要唯二字曰齊
曰長絕妙辭令
簡之又簡者然
非宣子則不通
又非此時則不
行善知時與人
則辭令之妙在
簡會有感焉漫

趙盾納捷蓄於邾 文公十四年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
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參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
闕闕陵奪無以自立于天下信矣說之不可並也並
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為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
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
存褒貶有時而並立異而同时对而合戾而順睽而遇
惟君子為能言之君子為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
師納捷蓄於邾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
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
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為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

評邾人

治疾欲速愈，久愈侵，知非欲蚤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過過之尚淺者，盡以此警之，已成之疾，難望其瘳，已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盾可獎，過過之既深者，盡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堅，用後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說，沒其獎而專其責，以謂盾也，受愬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盾意雖回，而既憊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都，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為快哉！嗚呼！無疾則

此篇迂餘曲折，難用常起法，而自為一體，畢竟借趙盾教學者，其主意唯八字曰：懲念室欲遷善改過，而說得異樣風致，學文者脩身者，共宜玩味。

醫為病二句，庸言妙話

極力張皇，形改過之勇

戲括魯武公之二子，周宣王擯兄括，立弟戲，魯亂自此起，事在國語周上，節節發揚，盾改過之美，便所以鼓舞學者。

不必醫無過則不必論醫為病，設論為過，設使盾審之於初，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拔，迷而能反，棄前日之勞，成今日之決，此獎之之說，所以不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成之，况盾以盟主之令，八百乘之賦，反見阻于蕞爾小國，驅馳暴露之疲，餽饋扉屨之耗，侯甸男邦之訾，勇於徙義，皆不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辨乎？戲之代括，突之攘忽，以強脅弱，自古而然，盾若挾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邾將覆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失之當除，盾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戰國之際，諸

學記申其佔畢注
佔視也簡謂之畢
不曉文故但吟誦
所視簡之文
水邊揚柳婀娜搖
曳如結如解妙不
可言然亦自起首
以下節節關鎖之
密來

左周公將與王孫

子蠡起終身蔽蒙者置不足議至若宋惺淳于髡之徒皆親嘗為孟子之所折壘摧陣衄矣終不肯幡然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肄習之勤未能決然捨也彼于呻吟佔畢間尚戀戀不肯棄况輿師之衆征伐之重乎獎盾之義宜吾之不敢廢也吾嘗歷考世變冒甚厚之名必就甚厚之實辭甚厚之實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兩端而已盾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譏將以就實耶則無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訟於晉
文公十四年

蘇訟于晋王叛王
孫蘇而使尹氏與
聘啓訟周公于晋
趙宣子平王室而
復之

國權立不立方今
歐米間大關係讀
者宜注目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東冰西炭凍者不得不西左淵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麾之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向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啓其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決虞芮之訟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倔強于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周道既降孱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儕於列國至匡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

汪伯玉曰警策
杞砌也又堂廉曰
杞

南宋之勢非有桀
紂之主其有可振
之權非如周室之
衰而委靡卑屈自
招困辱其弊駸駸
將踏匡王之覆轍
呂公何得不憂憤

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淑慝外
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堦祀之訟則國之置
王果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矣其質成於周議者尚
為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
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匡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
使人于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
哀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子奪以為輕重
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匡王之無恥甚於紂
也周之頹敝甚於商季何為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
心不及於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
之末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行境內凶虐尚能

唐荆川曰推勘精
確

喻之病紂若瘋顛
人匡王若肺癆者
孟子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

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
猶不得專雖欲淫侈誰聽其培克雖欲殘酷誰受其
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
強弱晉雖陽尊貌敬實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嫌何
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
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
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
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發鹿臺之財暮
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
乎至於匡王惝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
不在已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債之商猶有復起

